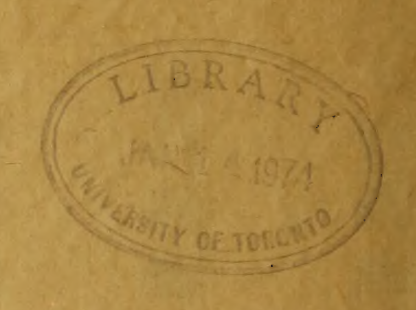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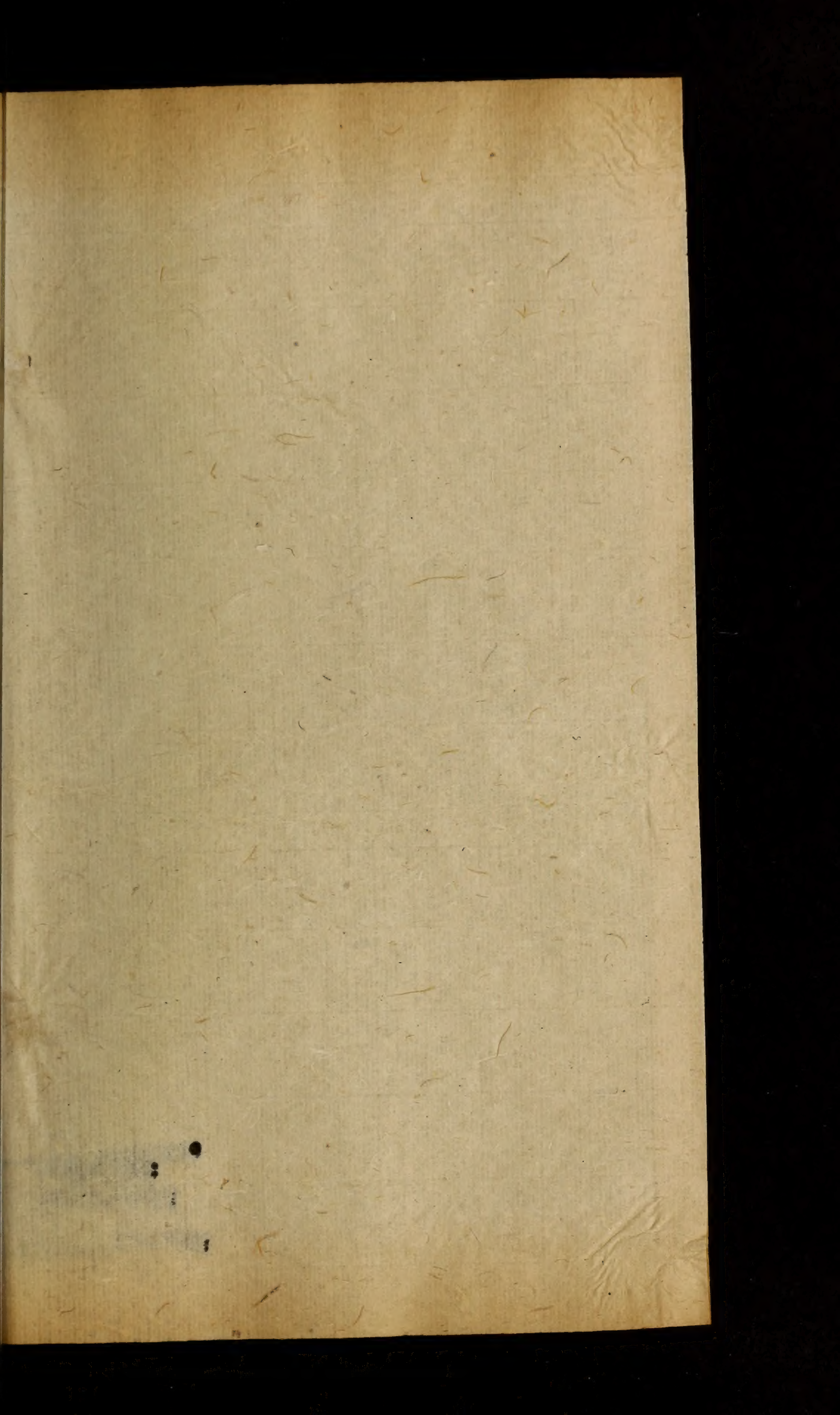

LIBRARY
JAN 24 1974
UNIVERSITY OF TORONTO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二帝北狩遂卽位於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而內禪。又二十五年而崩。壽八十一歲

○帝雖云中興。然無撥亂之才。初惑汪黃之佞繼陷苗劉之亂。終成秦檜之姦。雖相有李綱趙鼎。將有張韓劉岳。信任不堅。黜戮相躡。偷安一隅。忍辱解恥。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或曰。徽宗生帝時。夢吳越王錢鏐入宮。斯言信歟。

劉汲死節

宗澤對客圍棋

閻中立死節

【綱】戊申高宗皇帝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春正月。金人陷鄧州。見上卷二三。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陷。【綱】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目】金兀朮自鄭今開封府鄭州。抵白沙地名。去汴京東京也。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洛陽。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

張撝死節

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旣而後民與金將出

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澤部將張撝（揮）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

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

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

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

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

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

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

不利。恐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鑾。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呼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雲間張氏曰。宗澤對客圍棊。其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然。澤之器局功業。無愧於安。而高宗又非晉武之荒淫。然一則不能雪懷愍之恥。一則不能復徽欽之讐。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盡君道。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讒佞。疏斥賢輔。則一而已。此晉之所以終於東。而宋之所以終於南也。【音註】謝安見三三卷二七。

【綱】金人破永興軍。治陝西西安府。經略使唐重死之。

【綱】寅內。

張慤薦劉豫

侍郎成章于南雄州。【發明】閹人。猶知惡惡。當時宋廷諸臣。何爲阿諛苟容而不急救正之邪。故竄成章而以無罪例書。不予其以無罪而竄之也。【目】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今廣東南雄府。【綱】以劉豫知濟南府。【目】豫景州人。今直隸河間府景州。爲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眞州。見七十卷六。張慤薦之。起知濟南。今山東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發明】劉豫奸邪。非可用者。茲因人薦起知濟南。觀其易郡之心。則其不忠可見矣。他日竊據中原。貽禍宋室。尙誰咎哉。書之所以志宋失濟南之漸。【綱】二月。金人陷淮寧。今開

向子韶死

封府陳州知府向子韶死之[目]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爲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綱]金粘沒喝焚西京而去三月翟宅進復之詔以進爲京西北路安撫使[綱]夏四月金兀朮復入西京翟進擊走之[綱]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目]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

推揚時爲程氏正宗

宗澤請還東京疏

今山東東昌府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綱】以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

【發明】書下詔還京師，喜之也；書不果，惜之也。

【目】時宗澤招撫羣盜，河北盜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河東巨寇王善，悉招降之。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略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北方流沙曰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去聲。今年寒食節，見五二卷二二。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

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慨○愾恨怒也左傳文公四年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

【綱】許景衡罷。【目】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閒（見十一卷十四）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己。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得暍（煙入聲○傷暑也）疾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過重敢言。惟許景衡爾。【綱】定詩賦經義試士法。【目】元祐哲宗年號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亦哲宗年號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適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綱】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

宗澤請還京師疏

降金。綱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目 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見上卷二八欲大舉趨太原。見上卷十六。河東。澤即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同見上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俱見上同上相。今河南彰德府。

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見上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明。今直隸廣平府）相眞定（今直隸眞定府）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試）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綱】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

【目】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

連呼過河者三

澤矍覺然驚顧貌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尖。盡殺也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潁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潁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票。截也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眾若響之應聲寔澤之忠義有

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illegible]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黄潛善汪伯彥嫉能[illegible]功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綱】八月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目】伸自湖南（治湖廣長沙府即潭州見上卷二九）還上疏言黄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移文稱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見上）酒稅趣（促）使上道伸怡然襆（僕）被而行竟

趙子砥畏虎之喻

死道中開者寃之伸學於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illegible]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綱】以趙子砥[紙]知台州【目】子砥自燕山[見上卷末]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遼]主和議女真[金]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飼也]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今浙江台州府]【綱】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

惟秦檜不與徙

公。靖康帝爲重昏侯。徙之韓州。目 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 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封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韓州去燕京一千五百餘里 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綱 九月。郭三益卒。綱 金將訛里朵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砦。遂會粘沒喝入寇。綱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目 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今浙江杭州府 以

楊粹中死節

苗傅劉正彥爲扈(戶)從都副統制〔綱〕知濮州楊粹中襲破金粘沒喝軍。十一月。金人陷濮州。粹中死之。〔目〕粘沒喝訛里朵合兵圍濮州(見上)。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先上聲)。赤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綱〕金人寇晉寧軍(治山西平陽府)。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今陝西延安府府谷縣)折可求叛降金。〔綱〕十二月。劉豫叛降金。〔目〕撻懶圍濟南(見上)。

三 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撻懶遣人啗(淡之也)。餌豫以利

郭永有節

大聖人墓安可發

豫懲前忿。上。見同 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墜城納款。綱 金訛里朵陷北京。見卷九六八 提刑郭永死之。綱 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爲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綱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目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異 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綱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目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

王復闔門死節

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北兵民。

綱 己酉。三年。金天會七年。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

目 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汴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三三卷六。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河北河東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彥遂稱疾致仕。

綱 金粘沒喝陷徐州。今江南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

目 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

帝奔鎮江

汪黃方聽浮屠說法

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綱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沭陽。今江南淮安府沭陽縣兵潰。會金粘沒喝遂入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泗。今鳳陽府泗州綱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目粘沒喝至楚州。即淮安府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今鳳陽府天長縣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在揚州府南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今江南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僧也克勤說法。罷

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短矣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今揚州府儀眞縣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煙焰燭天陵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

雲間張氏曰。黃汪二賊。欺君誤國。至於如此之極。厥罪何可勝誅。於時四面皆金兵矣。尚聽浮屠說法。無異乎日。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二賊之謂歟。向非鄭詢之報。而急渡江。則高宗亦成擒矣。若使李綱不安置。王彥不致仕。用馬伸之言。而罷二賊。則高宗未必如是之狼狽也。噫。然則高宗之東奔西逐者。無乃其自取乎。

帝如杭州

綱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目 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見十一卷四）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今江南揚州府通州）渡江。以據姑蘇（見四卷三入）將若之何。不如錢塘（今浙江杭

徐徽言死

州府錢塘縣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爲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上見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今江南江寧府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今江南蘇州府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今浙江嘉興府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今嘉興府石門縣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即鎮江府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今蘇州府吳江縣

【綱】金婁室陷晉寧軍。徐徽言死之。

【目】婁室破晉寧軍。見上八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

罪李綱以謝金人
馬擴應詔上書

會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妻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即平陽府）觀察使謚忠壯

【綱】帝至杭州赦【目】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盡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今江南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見二七卷十六）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

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今湖廣武昌府。）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即江寧府。）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見九卷二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檝（同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摭累數千言。皆切事機。【綱】金人焚揚州而去。【綱】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目】潛善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

聯疏求退中丞張澂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澹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府。【綱】以葉夢得張澂爲尚書左右丞。三月。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夜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平江。葉夢得罷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以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使【綱】扈戸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于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臨朝【目】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

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等恃恩用事妄作威福陵忽諸將諸將嫉之。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執康履等斬之。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逼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出見傅等諭

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
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朱
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白
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
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乃卽坐上作詔禪
位於皇子旉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
於是皇子旉卽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爲睿聖仁
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
元明受【綱】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目】改元赦書至平

張呂會兵討賊

江。見上十一。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既而得苗傅等
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
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見七四卷二五。而以餘兵屬
祝他將。俊拒其檄。不受。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
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赦
至江寧。見十一上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
春秋鼎盛。方二帝蒙塵沙漠。且望拯救。其肯遽遜
位於幼沖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浚
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

韓世忠以酒酹地

張浚戒韓世忠

光世於鎮江。見上十。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上疏請復辟。辟，君也。猶言復位。遂以兵發江寧。會韓世忠自鹽城今江南淮安府鹽城縣。由海道將至行在。見上九。至常熟。今江南蘇州府常熟縣。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類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見十一卷三四。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見上十一。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

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傅等聞之始懼。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臨平。湖名。在杭州府城東北。）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逆之。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頤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開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帥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去聲）之。

【綱】金以劉豫知東平府。（見七六卷三人。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綱】夏。四月。帝復位。以張浚知樞密院事。

【綱】呂頤浩張浚

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夜遁。頤浩浚入杭州。目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見十九卷一徐敬業見四六卷八可臨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翊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將南趨閩中。今福建省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

韓世忠斬吳湛王世脩

正三省名

泣待罪帝問勞再三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於市逆黨皆貶

[綱]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免

[綱]以呂頤浩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尚書右丞鄭瑴覺簽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

[綱]重正三省官名[目]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爲一

[綱]以李邴參知政

天下常山蛇勢

事。綱 帝如江寧 既至改江寧為建康府 綱 冊魏國公旉為皇太子。綱 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目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 關中陝西也。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 陝西四川也。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置幕府 見四一卷二二 於秦州。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綱 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綱 遣

洪皓忠義

韓世忠擒苗劉

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目]粘沒喝還雲中。見七六卷三十。訛里朵還燕山。見上卷三十。帝遣皓如金。遺去聲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皓至雲中。粘沒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窄裂尸也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就也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傍一校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劍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綱]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綱]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

趙鼎諫王安石配享罷之

下詔以四失罪已

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目】時久雨極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神宗年號開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徽宗年號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

張守勸思二帝母后

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見六二卷三）毳（吹去聲）幕（莫。毳細羊毛。幕帷也）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扇平聲。羊臭也）肉酪（洛。乳漿也）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平聲）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順助者。萬無是理

高宗罪之未當

崔縱完節

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雲間張氏曰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己之詔雖日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當也然宋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闢其蒙流毒於後趙鼎一疏可謂遡流而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闕莫大於此綱目書曰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綱 金兀术大舉入寇 目 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綱 秋七月太子旉卒 諡元懿

綱 鄭瑴卒。以王綯參知政事

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綱】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目】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擧(俱去)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今江西南昌府)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招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

張浚與劉子羽謀誅范瓊

軍可詰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上聲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今廣東廣州府瓊旣誅張浚乃發建康見上十七江寧綱升杭州爲臨安府將定都焉綱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見上綱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綱

林勳上本政書

廣州（今廣東廣州府）教授林勳上本政書〔目〕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做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去聲）田五十畝其有羨（音衍）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遊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隷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羅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今廣西桂林府）節度掌書記其後朱

朱真甚愛其書

熹(希)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綱】八月李綱罷以劉珏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綱】遣使致書于金金人不答

【目】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輩未得前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脩武郎宋汝爲使金師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諰諰(徙 畏懼)然(貌)惟冀閣(蛤)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

胡寅上疏　胡寅七策

金之國而尊無二上。見十八卷十三。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綱閏月以呂頤浩杜充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綱罷起居郎胡寅。目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欽宗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脩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

之兵以自強。五都荊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寵之於外。綱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守建康。以杜充兼江淮宣撫使。王瓊隸之。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帝如臨安。見上綱九月金人陷南京。今河南歸德府。知府凌唐佐死之綱詔周望守平江。見上十一綱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綱命劉光世移屯江州。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以蔽之。○豫章即洪州。見上。江州。今江西九江府。綱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金人囚之。

張邵不屈

目 邵至濰州。今山東萊州府濰縣。見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囚於祚山砦。

李邈死節

綱 金禁民漢服殺故知眞定府李邈

目 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坤髮也剃髮不如式者殺之。邈故為眞定今直隸眞定府。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今直隸河間府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撾職瓜反擊撾亦擊也。其口。猶吮前上聲。口喻也。血噀巽。噴也。之。遂遇害

張浚治兵興元以圖中原

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爲之流涕後事聞謚曰忠壯。綱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月復如越州今浙江紹興府綱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目浚至興元今陝西漢中府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陝西六路之師後據兩川見六四卷二十之衆左通荊襄見上之財右出秦隴見三八卷十三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壁舉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支六銖二十四銖也分兩之一不可加獨榷十見

趙開理財

四卷三三 貧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咨量也貲悉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貲亦財也常有餘初陝西都統制曲端欲斬節制使王庶去年十一月金婁室陷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不進庶自將百騎馳赴襄樂勞軍端猶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

趙立淮陰之捷

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權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今陝西平涼府）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綱】金人趨江西。劉光世引兵遁。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州（今江西贛州府）。江西州軍多陷。

【綱】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目】立聞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見上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今江南淮安府）。金人聞立棄徐州（今江南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於淮陰（邳楚州）。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

箭貫兩頰

趙鼎上言經營大業

八

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敺。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遼燕京。今直隸順天府。）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二人見上卷）戰者

[綱]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

[目] 二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今陝西西安府）始。經營關中。當自蜀（今四川成都府）始。欲幸蜀。當自荊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湖南湘州今湖廣長沙府）。而下瞰（苦濫反。俯視也。）京（汴京）洛（洛陽）。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今荊州府公安縣）為

楊邦乂死節

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六業計無出此。綱金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目時江浙倚重於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在江南和州城北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爲軍見六八卷三一王善迎降遂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今江南寧國府太平縣充始遣都統制陳淬翆及飛帥師迎戰王瓔以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喻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今江南江寧府

以血大書衣裾

臣頤浩進航海之策

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棁〔拙〕迎降。充渡江保眞州〔今江南揚州府儀眞縣〕。元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見上卷六〕。充遂還建康。與棁、邦光率官屬迓金師。拜元朮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居。衣後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元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爲人。久之乃得仕。

【綱】帝奔明州。

【目】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杭〕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

岳飛廣德之捷

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見卷七十七。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見上。同【綱】韓世忠自鎮江今江南鎮江府見上二二。退守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十二月。金兀朮陷臨安。見上二十。遣兵渡浙江名。在杭州府城東。追帝。帝航于海。【綱】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目】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今江南廣德州。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孚。軍所虜因日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酌。斬也。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現糧。將士忍飢。秋毫無犯。金所

此岳爺爺軍

楊沂中高橋之捷

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綱】金人（阿里蒲盧渾）陷越州遂寇明州張俊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在寧波府西門）敗之

【綱】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帝走溫州【目】是月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今紹興府餘姚縣）而遣人請濟師於兀朮兀朮遣兵與阿里蒲盧渾復攻明州張俊懼師師趨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劉洪道亦遁

金師入城，屠其民。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鎮（今台州府天台縣）。金人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白。海中大船）擊却之。金人引還。帝發章安，如溫州（今浙江溫州府），泊於港（講）口。

綱 金婁室陷陝州，知府李彥仙死之。

李彥仙死節

目 彥仙在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益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見七二卷二）。金將婁室來攻，彥仙敗之。婁室聞之，自蒲解（蟹。見卷九）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鐸）金人必併力來攻，自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

衆十萬來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於浚。浚檄吸。○徵兵之書曲端以涇原上見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啗淡。○餌之也百端。彥仙怒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綱】滕康劉珏免。二月。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綱】金兀朮引兵北還。太九

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濟陸取道秀州而北【綱】金人入東京汴京【綱】周望棄軍走太湖在江南常州府城東南【綱】金人大掠平江見十二二【綱】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目】帝謂輔臣曰太后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等奉迎於虔州見上二四【綱】夏四月張浚引兵入衛聞金軍退乃還【綱】帝還越州【目】帝發溫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巡幸浙西治杭州府請升越州為紹興府【綱】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趣

韓世忠江中破金兀朮

江北。目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秀州今浙江嘉興府）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上見以待之金師至江上。（楊子江上也江在江南揚州府儀眞縣及鎮江府城西北）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在鎮江府城東北江中）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在鎮江府城西北揚子江中）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覘諂平去二聲窺視也）。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

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之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杖也。）擊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素）流（逆流而上也。）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蒙）艟（同。戰船。）大艦（咸上聲。大戰船也。）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

河在江南江寧府西。故道今雖湮因塞。湮亦塞也。若鑿之可通秦淮。見六四卷三五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見上二五。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今淮安府安東縣。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見上二二遣孛堇僕。女真部長曰孛堇。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墜一綆。則曳葉拖也。一舟沉之。兀

鐵綆貫大鉤

閩人獻焚舟之策

术窮蹙求會語所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石之兀术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棹大者縱曰櫓楫也者橫曰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及天霽（際雨止也）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直渡曰絕）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

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

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會焚溺死者不可勝升數上聲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見四十卷七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綱】遷趙鼎爲翰林學士鼎辭不拜呂頤浩免

【目】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見上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

惡鼎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爲鎮南軍節度見六二卷七使。醴泉觀貫使。而復命鼎爲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

綱 五月以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

綱 岳飛襲金人于靜安。敗之。

目 元木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棁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棁道死。邦光歸於劉豫。岳飛邀

二帝徙五國城

金立劉豫為齊帝

擊金人於靜安鎮大敗之【綱】六月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詰渭州察之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是年四月金婁室入潼關曲端使吳玠拒於彭原敗績端走還涇原【綱】秋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目】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於五國城去上京見上八東北千里徙此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皓自雲中見上十七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綱】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　隆祐太后至越州【綱】金人撻懶圍楚州見上二四【綱】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目】金遣高慶裔異及知

趙立死節

張浚富平之敗

制誥薛昉備璽綬寶冊立劉豫爲大齊皇帝世脩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豫即位都大名府今直隸大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綱】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進鎮撫使趙立死之楚州陷【綱】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目】兀朮引兵趨陝西浚聞其將至檄吸召熙河見七十六卷六劉錫秦鳳見同上孫偓據涇原見七二卷十四劉錡環慶見同上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

西五路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屯利見卷九六一閬見卷十六六興見同利洋見卷四五四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淩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淩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見卷十五十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見卷四五六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

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閙泥也）。平行進薄（傅逼也）。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較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今陝西西安府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見上十七）。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見七六卷二八）。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靜軒周氏曰。春秋莊九年。書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者。爲與讎戰。

雖敗猶榮也。張浚是舉。雖違衆議。而有輕師失律之愆。然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舉。雖云敗績。而其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閒矣。前書治兵興元。以圖中原。此書帥五路之兵與金大戰。則其復讎之義。徇國之心。表表然者。夫豈因其功之不成而遂少貶之哉。觀綱目之所書。則其予之之意。蓋乾時之戰見可見矣。〔音註〕三卷三十。

金人縱秦檜還

〔綱〕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目〕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信之。見上 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見上 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

范李力薦秦檜之忠

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察也)訶(呵問也)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舍(平聲)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至)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請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朔)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

高宗以一言罷柱石之賢臣

[illegible]死節

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綱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綱十一月。趙鼎罷。目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爲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特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質義高宗當危難之際。以一言忤旨而罷國家柱石之賢臣。可謂不知務者哉。綱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綱金人復陷涇原上見諸州軍。綱日南至。節。冬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綱張浚軍興州。上見遣吳玠守和尚原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西南。以拒金。綱十二月。金入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婁室卒。目金人掠

熙河上。見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金人所執。捽（卒頭髮也）持以去。惟輔曰。死犬。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綱 定差役法 目

帝在河朔。（河北也）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法。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爲一保。十大保爲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

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生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春。正月。以張浚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目時孔彥舟據武陵。今湖廣常德府。張用據襄漢。今湖廣襄陽漢陽二府。李成據江淮湖湘見上卷二四。十餘郡。

張榮擊走撻懶

光悍强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久圍江州。今江西九江府。朝廷患之。以俊爲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綱】李成陷江州。【目】未幾復陷筠云州。今江西瑞州府。【綱】謝克家罷。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綱】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復筠江州。【綱】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撻懶北遁。【發明】善有可錄。雖盜賊小人不棄。此公天下之大法也。榮乃漁人。徼之微者。武功大夫。職之小者。而能以寡敵衆。擊敗金人。俘馘五千餘人。顧不偉哉。【目】榮本梁山濼薄。濼陂澤也。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淩攻之不克。及金兵

退。榮襲據通州。見上卷十一。聯舟入興化今揚州府興化縣。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泰州今揚州府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營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咸上聲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閙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升計。俘孚馘國○軍所虜獲者係其人曰俘截左耳曰馘五千餘人。撻懶收餘衆奔還楚州今淮安府見上卷三十一退屯宿遷今淮安府宿遷縣尋北去。榮告捷於朝。遂以榮知泰州。【綱】張浚軍閬州。見卷六十六分諸將守川陝。【綱】夏四月。隆祐皇太

后孟氏崩。年五十九。諡曰昭慈獻烈。【綱】劉光世復楚州。　五月。作大宋中興玉寶。【綱】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岳飛將張用。降之。【目】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奇今湖廣黃州府蘄州。黃梅縣。亦屬黃州府。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會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相州。今河南彰德府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石軍都統制。屯洪州。今江西南昌府。彈壓盜賊。【綱】六月。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

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綱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

目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今陝西平府並令其封久不舉有司具土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太祖長子玄孫令話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發明張氏曰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人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於太宗也鄒以母后之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書於冊而分注備載其實者於以見天俾高宗斡旋舊疆遺土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昔兄而天其肯負於太祖邪

綱 范宗尹免

綱 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目

吳玠王庶陷曲端

浚既敗於富平（見上卷三二）乃思端言（初端謂金人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萬一輕舉後憂方大浚疑端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召之還稍復其官從閬州（見上）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讒）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今四川夔州府）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熁（音脅○火迫）

也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綱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綱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目范宗尹旣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廣義高宗旣相秦檜。則中興之業。自此衰矣。

綱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

汪藻請脩日曆

長星見

使天下之士。聞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綱 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綱 復脩日曆。目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綱 長星見。現 詔求直言。綱 冬十一月。李回罷。綱 王德殲尖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青送行在。目 青寇宣州。今江南寧國府。進圍太平。今江南太平府。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

王德披火牛

吳玠兄弟和尚原之捷

丟聚其黨於崇明沙(在江南蘇州府崇明縣)將犯江陰(見上卷二六)以入光世令都統制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拆)以入青衆大潰(音會)翌日餘黨復索戰諜(今之細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盡殺也)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見上卷九)餘黨悉平

【綱】以孟庾參知政事

【綱】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

【目】玠自富平之敗(見上卷三二)收散卒保和尚原(見上卷三四)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今陝西漢

中府。扼蜀(治四川成都府。)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在寶雞縣。)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折音舌。)自階(今陝西鞏昌府階州。)成(今鞏昌府成縣。)出散關。(見卷九。)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括)關。(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

[illegible]

兀朮亟剃鬚而遁

角狃紐○習也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浮橋也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博○逼也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石號駐隊兌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鐸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憤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鬀剃本字其鬚髯冉平聲○在頤曰鬚在頰日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

初置見錢關子

入㓂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綱】初置見現錢關子【目】時命張浚屯婺（婺州今浙江金華府）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錢鈔）也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於榷（見十四卷二三）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綱】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目】初建（建州今福建建寧府）入范汝為

作亂破建陽（今建寧府建陽縣）命辛企宗討之不克直勢益熾乃命庾為宣撫使世忠刷之發大軍由溫台（今浙江溫州台州二府）路入閩（今福建省）汝為聞大軍將至迺入據建州

【綱】富直柔罷【綱】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綱】壬子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綱】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目】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

劉馳見韓世忠

汝為自焚死。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見七十七卷。自福州今福建福州府。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古弛征禁。脅從者汰遣，沙汰其罪，而遣之也。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綱】帝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綱】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綱】帝初御講殿。自遊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綱】三月，河南鎮撫使翟宅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目】劉豫將遷汴，宋汴京，今河南開封府。以興屯伊陽山，在河南彭

德府林縣。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之（啗，淡。餌也。）興裨（皮）將（偏將也）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擕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乏食，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其子琮嗣職。

【綱】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爲州文學，汝文愛其才，故檜引以爲執政。）

【綱】以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目】時頤浩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乃命頤浩開府鎮（[illegible]江[illegible]江南頤浩辟舉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見卷一十五）後軍及御前忠銳（時分降盜崔增部曲

趙延壽徐文等所部兵爲七將分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𤫊楊沂中等皆隸焉。

〔綱〕劉豫徙居汴。

〔目〕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道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旋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太子府庫。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綱〕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

〔目〕盜曹成初陷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復陷賀州。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一見上據道賀二州

岳家軍來矣

岳飛戒部將

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卽臨賀嶺在賀縣）置砦（與寨同）至北藏嶺連控險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汝也）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邵州今湖廣寶慶府）道貴自郴（丑林反今湖廣郴州）桂（桂州今廣西桂林府）招降者二萬

孝宗舊名瑗

婁寅亮上書

與飛會運州進討。出走入郢州。【綱】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故有是命【綱】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號【目】元懿太子卒。見上卷十九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今浙江紹興府上虞縣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謂范鎮也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真宗也取宗室育之

宮中。此天下之大慮。見六九卷五。仁宗感悟其說。名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周書立政篇。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宜君宜王。詩大雅假樂篇。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注。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庶為諸侯。嫡為天子。遭罹離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近也。者椒寢見十二卷二。音菲椒房。未繁前星晉天文志。心三星。中日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不燿。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徽宗年號。以來諫臣進說。獨指濮王濮安懿王。英宗生親也。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太祖陵也。之後寂寥無聞。僅

同民庶藝祖（始祖也。謂太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太祖次子。）後。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見四二卷八。）鞠（養也。）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見四四卷七。）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和州今江南和州。）防禦使。賜名瑗。（綱）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頤浩攻

韓世忠降曹成

頒戒石銘于州縣

于常州。今江南常州府。王德追延壽至建平。今江南廣德州建平縣。誅之。綱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府。綱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目 世忠既平范汝爲。見上七。旋師永嘉。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今浙江處州府。信。今江西廣信府。徑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府。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綱 六月。以李横爲襄。襄州。今湖廣襄陽府。郢。郢州。今湖廣武昌府。鎭撫使。綱 頒戒石銘于州縣。目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綱】翟汝文罷【目】汝文雖爲檜所薦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爲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綱】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十人【目】帝初即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胡安國時政論）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易坎卦彖傳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

孔子帝王之能事畢

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治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嚴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以疾力力甚也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

胡安國以游酢言薦秦檜

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荀彧字文若，見二五卷十五。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見上。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禁門曰闥，刻為連瑣文，故稱。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屬浙江。朱勝非代己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

在政府緘默附會馴旬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去聲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勝非為相逆苗傅劉正彥之亂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去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詔也敕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謂誣帝禪位皇子及致復位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

公羊稱祭仲廢君爲行權

爲行權春秋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祭仲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按左傳鄭祭仲爲莊公娶鄧曼生昭公忽宋大夫雍氏女妻於莊公生厲公突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先儒力排其說據安國春秋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高宗年號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

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落職提舉仙都觀
貫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
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
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
落職罷官臺省爲之一空

雲開張氏曰姦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書稱知人之難信矣秦檜以金人撻懶陰縱其還朝上固多疑之然亦不能覘知其實厥後惟以言貌其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其初安國輕信游酢力其爲前文若況文若爲臣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可泯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

知人信乎其難

王居正疾秦檜之詐

知人信乎其難矣惜乎安國之賢而不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綱目書法之異於翟汝文也

【綱】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綱】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目】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胃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灼衣啗淡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見上六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

年刻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名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於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靜軒周氏曰秦檜包藏禍心人無知者雖賢如游酢尚稱其有才正如胡安國亦論其可用獨王居正甚言其非抑亦先覺者乎帝能既免其官仍榜其罪可謂得好惡之公矣未幾而復以之爲相者蓋由高宗之心初無定見因物有遷云爾苟使檜之此罷而終身不用則中興之業

韓世忠大敗劉忠

豈不爲可戚哉惜其不足以知此也

【綱】彗星（見五卷十三）見。赦。求直言。【綱】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其）陽（今湖廣黃州府蘄州）。黃忠走降劉豫。【目】世忠自豫章（見上十一）移師長沙（今湖廣長沙府）。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詗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

相朱勝非

王似治關陜

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綱]王倫還自金[國]王倫之還何以特書所以明其與戎和議者皆倫之所爲也故特謹而書之[目]倫旣被畱見七七卷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粘沒喝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閣止也。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

[綱]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綱]以王似爲川陜宣撫處置副使[目]張浚在關陜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

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見四二卷七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見上卷三三曲端見上三爲無辜壬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綱】冬十一月。李綱至潭州。今湖廣長沙府湖南羣盜平。【綱】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目】綱上言。荊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鼎州見下二二澧見五六卷三一荊。今湖廣荊州府鄂。鄂州今湖廣武昌府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今湖廣襄陽漢陽二府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

綱縱恭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綱】召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頤浩不悅浚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綱】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穎昌府（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目】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一見上十）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郢（見上）州宣撫使

【綱】金人陷金州王彥走石泉

【目】王彥守金州（今陝西漢中府興安州）金撒離喝攻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今漢中府石泉縣）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綱】三月劉子

吳玠黃柑遺敵

羽吳玠兵潰會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曰]金人長驅趨洋（今漢中府洋縣）漢（即漢中府）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今漢中府鳳縣）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甘）橘屬。遺（去聲）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撤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諜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闞（苦濫反。俯視也）。饒

楊政諫吳玠

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卽洋縣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南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見十一上之西縣今漢中府沔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今陝西西安府之三泉縣撤屋鳴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在漢中府寧羌州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在鳳縣子羽以潭毒

據胡林坐壘口

預徙梁洋之積

山形斗拔。山在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北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林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川今四川潼川州子羽遣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出斜谷耶在鳳縣北去撒离喝既至鳳翔今陝西鳳翔府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指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梁州即漢中府洋見上之積悉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

李横傳檄收復東京

所命軍士以金□□于所□□□□□□□之死傷者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于郊□因□□□其後遣入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兵至能自拔者悉降于羽遂還與元帥入□□□□□西邊跋涉險阻東來不虞孙馳至離八三十而□□失

[綱]權邦彦卒 以俯僉參知政事徐[illegible]

陛事

[綱]三月李横傳檄收復東京汴京劉豫以金[illegible]來戰于牟駝岡横師敗績潁昌府復陷

[綱]夏四月[illegible]太僭號大聖天王部統制王燮合兵討之太以名[illegible]蓋楚人[illegible]

岳飛平盜

岳飛仁將

年少嘗爲幺云。○幺音邀【綱】以韓肖冑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堯還言金欲毋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冑及胡松年往金議和。【綱】王彥復金州。上見【綱】詔李橫等班師還鎮。還也。見上十一【綱】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齊謂劉豫。○【綱】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目】時虔虔州今江西贛州府吉吉州今江西吉安府盜連兵寇掠江廣江西廣東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于都今贛州府雩都縣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見上卷二八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

吳玠兄弟仙人關之捷

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之。綱秋。九月。呂頤浩免。以劉光世韓世忠爲江東兩淮宣撫使。王𤩽岳飛爲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綱冬。十月李成寇襄鄧見上李横弃荆南今湖廣荆州府戍遂陷京西汴京西六郡綱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見七三卷二二綱金元术陷和尚原見上

綱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二月席益罷綱三月吳玠吳璘與金元术戰于仙人關大敗之目先是玠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其地去蜀遠乃

殺金平

璘卒碎雲梯

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离喝劉夔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illegible]璘自武階（陝西階州）路入援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楊政以撞竿碎其梯璘以長矛刺之金軍分為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數日玠大[illegible]入金營金陣

吳玠功不在韓世忠下

亂奮擊射石韓常中左目金人始有遁意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見上十七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鐸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見上十八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雲間張氏曰兀朮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逞其志者以世忠劉之於前吳玠扼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兀朮之志伊誰沮之觀此則知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

綱 以趙鼎參知政事綱 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目浚雖被名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

事未行已而詔王似盧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見二三卷二五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今福州府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見四七卷二一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綱]夏四月徐俯罷與趙鼎議不合故也[綱]五月以岳飛兼荊南制置使[目]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

岳飛渡江誓擒賊

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去聲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莫府屬僚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綱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朱勝非薦之也綱岳飛復襄陽等六郡。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綱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目鼎爲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所抑。乃

[illegible]上疏

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陜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闕淮南子日出暘谷浴於咸池）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見十四卷二八）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使生觖（厥）望。（觖望也）是時蜀士至於醵（強入聲斂也）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蔑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

納約自牖之說

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堅閉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雲間張氏曰。高宗此舉。可謂得人矣。魏矼、趙鼎密一疏。譬則冬裘夏葛。切中時病。夫以張浚之得君。尚不能終君臣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而待鼎耶。此亦納約自牖之說也。鼎其賢哉。【音註】納約自牖見十卷二九音註。

【綱】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綱】楊太敗官軍于鼎江。詔岳飛移兵討之。【目】王𤫊遣忠銳見上八統制崔增等討太於鼎江。鼎州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今湖廣常德府社木寨。守將許

名張浚 相趙鼎

谷。[註]戰後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
代王𤫊討太飛 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
飛之年少者[綱]九月朱勝非罷。 劉豫使其子麟以
金兵入寇[綱]以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
樞密院事[目]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或勸鼎將赴川陝陛
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綱]以
沈與求參知政事[綱]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今江南揚州府
[綱]名張浚于福州[目]初浚至福州。見上慮金齊劉豫
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

韓世忠大儀之捷

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喩樗謂鼎曰。六龍（謂天子也。易乾卦象傳。時乘六龍以御天）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鐸入）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張浚字）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貫）兼侍讀。

【綱】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

【目】世忠

韓世忠紿魏良臣

至揚州。使統制解元(解音蟹)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所)自斷。(短)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臺上聲。欺也)良臣有詔移屯平江。(今江南蘇州府)良臣疾馳去。世忠度(鐸)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同視)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見上卷二九)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

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軍迭進。世忠令背嵬(危)軍各持長斧。上揕(震擊也)人胸。下斫(斲也)馬足。敵被甲陷泥淖。(鬧)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吝)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民)亦擊敗金人於天長(今江南鳳陽府天長縣)之鵶(鴉)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憫)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淮水在鳳陽府)金人驚潰。相蹈藉(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

中興武功第一

求曰自建炎高宗年號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綱】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目】金將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庚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

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𤫊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詣軍建康。（今江南江寧府）後宮自溫州（今浙江溫州府）泛海如泉州（今福建泉州府）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間去聲）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則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戶）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已見）上。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

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趙鼎先見

雲間張氏曰。昔唐憲宗伐淮蔡而成功。韓文公作平淮碑。有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彼蔡功之所以成。其果出於憲宗之獨斷邪。亦惟裴晉公諸賢贊成之耳。今也金兵日南。非趙丞相諸公力勸。則高宗不能決自將之謀。噫。是役也。秦檜不去。則難乎其有成矣。

綱 十一月。詔暴僞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

綱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張浚視師江上

目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事。皆合人心。鼎笑曰。

喻子术（喻字）標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出

竭節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起江上視師。時撻懶

兀术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

世韓世忠張浚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

諸將。身留鎮江（今江南鎮江府）以節度之【綱】十二月金人圍

廬州（今江南廬州府）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兵敗走【綱】魏良臣

還自金（初檜遣良臣嘱言當割淮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緡仍約良臣等存欸侍御史魏矼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矼音羌）【綱】金兵自淮引

還【目】撻懶屯泗州。（見上卷八）兀术屯竹墪（敦）鎮。為韓世忠

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鎭江元朮曰張樞密貶嶺南謂福州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元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去聲雪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元朮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物車載衣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

趙鼎眞宰相

李綱上疏

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之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尚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擧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

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重政既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荊襄。以爲東南屛（丙）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咸上聲）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

守備之宜

攻戰之利

措置所當先

綏懷所當先

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見六六卷十二）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今江南江寧府）。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去聲）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

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盈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莫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事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猝則以



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即南京今河南歸德府見七七卷七退至維揚今江南揚州府見七七卷二九則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河東治山西太原府關陝失矣自維揚退

諫和議

至江浙則京東西汴京之東之西也矣萬一敵騎南牧將
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
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
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雉備也儲糗糧積
金帛敵來則禦侮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
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
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
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
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幣禮物

所費不貲。（咨。量也。）使軺（姚。小車。）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亦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砌）以至誠爲之。使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

陛下。方。寸。閑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